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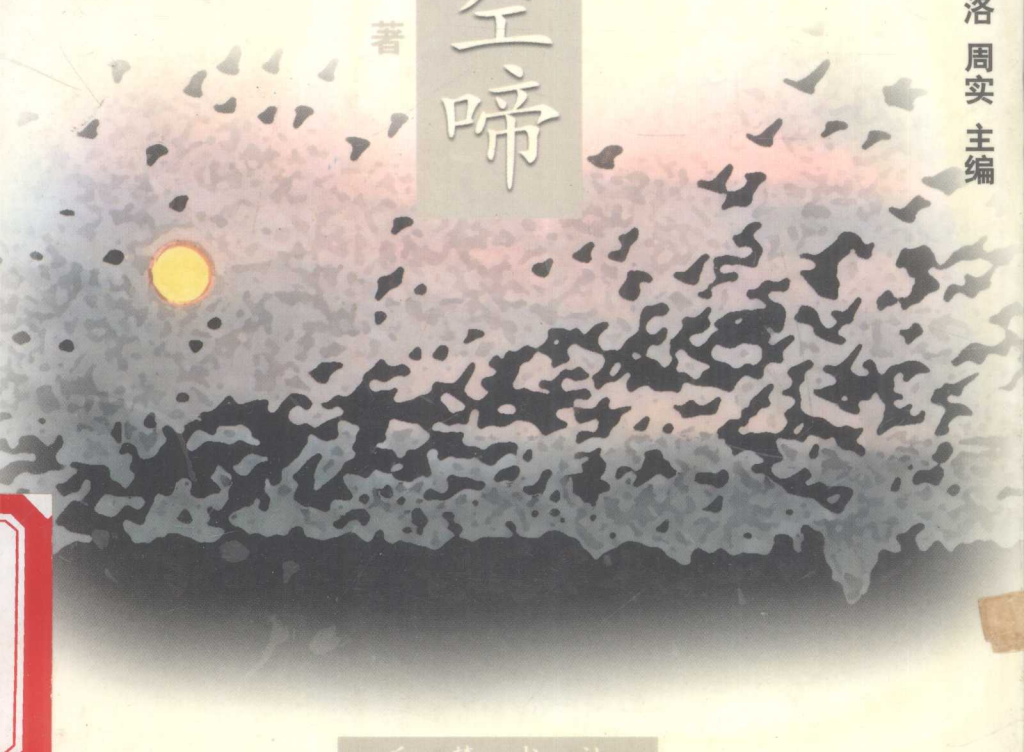
六朝如梦鸟空啼

六朝如梦鸟空啼

陈书良 著

长河随笔

李元洛 周实 主编





李元洛 周实 主编

六朝如梦鸟空啼

岳麓书社

陈书良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朝如梦鸟空啼/陈书良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00
(长河随笔丛书)

ISBN 7-80665-024-5

I. 六... I. 陈...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0545 号

六朝如梦鸟空啼

作 者 陈书良

责任编辑 徐耕白

封面设计 蔡 晟

版式设计 蔡 晟

出版发行 岳麓书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印刷厂

版 次 200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50,000

印 数 1—4000

书 号 ISBN7-80665-024-5/I·511

定 价 11.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 长沙市青园路168号 邮编 410004)

【百幅锦帆风力满】

——《长河随笔丛书》总序

李元洛 周实

“长河”，是一个生机勃勃而气象万千的名词与意象。一提到它，我们便会想到涛似连山，浪花滚雪，江声浩荡，源远流长，也不由会联想到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五千年的盛衰兴亡。

“长河”，除了一解为天上的浩渺银河，如李商隐《嫦娥》诗的“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主要是指地上的大河大江。南朝的鲍照，早在《冬至》诗中就说过“长河结兰纡，层冰如玉岸”，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呢？王维《使至塞上》的那一轮落日，就像一面千年不锈的铜锣，敲响在我们耳边，而那条永远也不会干涸的长河，至今也仍然奔流在我们心上。中国人讲究命名，即赋予人和事物以名称。命名的意义有大有小，有褒有贬，大则关乎国家天下，小则及于一物之身。现在，岳麓书社将策划中的文化随笔丛书名之曰“长河”，真可谓锡以佳名。

80年代中期以后，诗歌固然如同没落的贵族，早已失去昔日南面而王的地位，小说的烈火烹油之盛也已成昨日之景，长篇年产约800部，大都乏人问津，刚出版便塞进仓库，交给岁月尘封。诗歌与小说“冷”下去，异军突起的散文却“热”起来，随笔无疑是这支异军中锋锐的偏师，而层见迭出的“学术随笔”或“学者随笔”，尤其一派羽扇纶巾的儒将风采。其他出版社已经出版的学术或学

者随笔，犹如春兰秋菊冬梅夏荷，各擅一时之秀，岳麓书社好花后开的《长河随笔丛书》，也仍独具色彩与芬芳：

专题性。以前读者所见的学术随笔著作，天南地北，古往今来，文史经哲，虽然各有胜长，但内容却广泛而不集中，以美食为喻，近乎“杂烩”，尽管名厨手下的“杂烩”也可使食客大快朵颐。《长河随笔丛书》却不然，其所收多部作品，好似烹调有术的厨师制作的“特色菜”，虽止于一味，却令品尝者过目难忘过口更难忘。例如朱健《逍遥读红楼》，是他效法庄子，但不是徙于南溟而是作徙于《红楼梦》的逍遥游；王开林《穿越诗经的画廊》，写的是他溯洄从之，远去中国文学的江河之源寻幽探胜；张远山《寓言的密码》，是他于密室累月穷年，破译自春秋战国时代即已盛产的寓言；周泽雄《青梅煮酒》，顾名思义，则是他对于三国时代诸多人物的指顾评议。其他各书均莫不如此。如果限定“长河”这一意象而言，那么，本丛书中的各部著作，测量的并非长河的全景概貌，而只是一个河段，甚至只是几圈涟漪或一朵浪花。

学术性。提到学术，世人常常想到那些俨如城堡墙峭壑深的著作，时人往往惑于那些名词术语狂轰滥炸遣词造句十分舶来的专书。见解新颖体大思精与时俱进的学术，当然应该赢得读者与社会的尊敬，但诸葛亮都唱过貌似有千军万马埋伏其中的空城计，何况一些或只长于引经据典或只擅于西凑东拼的作者？海外精于西典、术有专攻的学者，也早就以“隐忧”为题，指出我们某些拾人余唾的文章与著作，“有识者不屑看，一般的读者不想看，不敢看”。学术，应该是在所涉足的领域里继往开来，或是提出某些独立的具有建设意义的见解。中国古代的学术著作，不少以随笔出之，文学如欧阳修《六一诗话》肇始的

诗话词话，史学如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和清代顾炎武《日知录》。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速，现代人的时间愈趋紧张，抱着大部头学术著作兀兀以穷年，恐怕只是“小众”的专利与福利，而“大众”如果在形而下之余不忘形而上，他们乐于消受的，大约只会是益人心智而又快性怡情的学术随笔。列名“长河随笔”的各种著作，虽然涉及的是定义至今仍莫衷一是的“文化”，但其以焕彩飞花的笔墨所表现的学术品位与学术底蕴，当会使享誉书林与士林的岳麓书社更加“光彩生门户”。

当代性。《长河随笔丛书》主要面向中国的古代文化、已成过去而永不生锈的古典、已降下帷幕而仍和我们血脉与声息相通的历史。然而，本丛书的作者，绝不是一般的历史博物馆的解说员，也不是泥古不化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祭奠者，他们回首过去，正是为了现在与未来。他们以现代人的观念与思想，重新审视与理解历史文本，作历史与现实的双向交流，他们从现代的精神高度，对中国文化进行解构与重建，阐扬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核，对其负面因素深入反思，同时也联系现实作出必要的当下批判，从而真正赋予历史文化以新意与生机。因此，收录于本丛书中的多种著作，不仅是学者之文，智者之见，也是勇者之声。余杰少年气盛，血性方刚，他的《尴尬时代》趋向沉潜，却仍然飞扬思想者的朝气和勇气；丁帆虽已年届不惑，不能再要求他一事能狂便少年，但其《江南悲歌》仍时见锋芒，让我们生发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诸多联想。

文学性。有些学术随笔丛书，其作者大都为纯粹的学人，学人之笔与文人之管，有相同之点也有相异之处；而《长河随笔丛书》的作者群，则多为学者与作家一身而二

任。他们学识与才华兼具而互补，饱读诗书，手握一支行文严谨而又挥洒生花的彩笔，加之岳麓书社动议之初，也十分强调随笔作为散文的一个分支，应该坚守自己的当行本色，为读者所喜见乐读，这一丛书当然就因之郁郁乎文哉了。由于学术个性与艺术个性各异，虽均为散文随笔，行文却互不相同。以武林为喻，武林高手们均精于武功，但南宗北派，独门绝学，内功外功，刀法剑术，又会各有师承而互有专擅。《长河随笔丛书》有如舞台与擂台，南北的豪杰俊彦应邀前来，名下无虚士，飞身登台而技惊四座。前面提到的几位不必赘述了，徐雁《沧桑书城》的清言娓娓，博引旁征，贾梦玮《红颜挽歌》的款款深情，亦悲亦丽，也自会使读者一卷在手而谈笑风生。

岳麓书社名重书林，过去主要是印行古籍与学术著作，如今出版这套文化随笔丛书，是在改革开放中另辟蹊径，别张新帜，可喜而且可贺。此丛书既冠以“长河”的嘉名，不仅象征中华文化之流长源远，也象征丛书并非短期行为而将源远流长。“百幅锦帆风力满，连天展尽金芙蓉”，借用唐人温庭筠《春江花月夜词》中的佳句，先行出版与即将络绎而来加盟本丛书的众多著作，正如长河上好风孕满的百幅锦帆。

一九九八年金秋于长沙

【序】

·刘鸣泰·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功底扎实的学术随笔，它的内容以六朝大文化为范围，包括六朝人的审美时尚，世族的迁徙，名士的流变，文学、绘画、园林艺术等等。

知人论世，以求认识千百年前古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却也不是容易的事。六朝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乱世，但奇怪的是又孕育出灿烂辉煌的文学、艺术和学术，造就了一个精神活跃、思想解放、尊重个性、丰富多彩的文化腾飞期。在江南的苍茫烟水下，美与丑、进步与倒退、哲理与愚昧、科学探索与宗教迷狂纠缠交合，组成了一个富有魅力的谜面。本书据摭文史，涉猎艺苑，就一些罕有人涉及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如魏晋士人的女性化的病态美的世风，如维摩诘是六朝士人心仪的榜样，如六朝士人奇癖怪好是对丑恶现实的反弹，如金谷、兰亭的美学内蕴的比较，如陈朝的历史功绩等等，都不乏闪光的新见。书良告诉我，他企图选择新的角度，反映六朝社会的人文风貌，勾勒出一代士人的痛苦、欢乐、追求和他的心灵的轨迹，从而多侧面地反映六朝这一复杂的整体。从书稿看来，作者的追求是基本实现了的。

我认识书良还是近几年的事。他出生于江南的读书世

家，生活道路坎坷，历经忧患，但一心向学，孜孜矻矻，矢志不移。他曾撰写并出版过《中国小品文史》、《六朝烟水》、《唐伯虎传》、《郑板桥评传》、《云麓梦寻》、《湖南文学史》（主编）等学术著作，也出版过文学传记《寂寞秋桐》，著作是较丰赡的。据我所知，书良的腹笥虽厚，学术功力还在六朝。一则他在武昌珞珈山面壁三年，师从吴林伯教授，学的就是六朝文学。日本汉学家冈村繁、甲斐胜二等教授对他的六朝研究论文评价较高，日本九州大学就采用过他的著作作为教学参考书；二则作家何立伟先生说过，书良是“性情中人”，这样，他对高张人性的六朝人精神方面的揣度和把握，应该是独具会心的。

望书良继续“用自己心血铸成的双桨”，努力在历史的长河中回觅、探寻，获得更丰的成果，以鉴今人，以赏读者。

【小 叙】

刘长卿《秋日登吴公台上寺远眺》末句云：“惆怅南朝事，长江独至今。”本书记的正是“南朝事”。这是一部有关魏晋六朝文化史的学术随笔。

三世纪初到六世纪末，在华夏的土地上，三国的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都以建康（吴名建业，今江苏南京）为首都，历史上合称六朝。这三百余年是一个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战乱频仍，分裂割据，四野荒芜，死亡枕藉，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西汉以来，经过汉武帝、董仲舒等人惨淡经营构筑起来的儒学大厦，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哲学重新解放，文学逐渐独立，思想非常活跃，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都经历着继先秦以来的第二次大的转折。

我以为，这个时期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变化（或转折）不约而同地形成了一个以人性为中心的共同主题，呈现出蓬勃的生机。以往，个人的命运不过是被编织在“君臣父子”儒教纲常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从生到死，走的都是别人为你设计安排的道路，个人的价值只有在验证了某种礼教信条的时候才能实现。而魏晋六朝士人生性“乐旷”，他们没有战国时人的狡黠、汉朝时人的质朴，更不像宋、明理学支配下的人活得那样的疲累，他们以其特有的才情风貌，悉心探求，大胆摸索：什么是人的生活？

真正的人应该具有何种品格和姿质？他们在寻找着自己，呼唤着自己，在中国人性解放史上，翻开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一页。六朝文化的精髓就是人性高张。这一点，至今很多人都噩噩昏昏，倒是一位东邻诗僧说得很中肯：“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如果有谁对六朝文化和人性高张的“魏晋风度”感兴趣的话，不妨花费点时间，阅读这本小书。

本书是随笔，故各篇独立，长短不一，错综比类，连缀成书。其中有些见解虽嫌幼稚、单薄，但确属笔者的一己之见。书末附录拙编六朝年表，以为知人论世之助。笔者企图用自己心血铸成的双桨，在历史的长河中努力回觅六朝古渡。然因才识浅陋，谬误必多，尚祈十方大德，不吝赐教。

至于书名，出自唐人韦庄《台城》七绝：“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回眸在江南苍茫烟水下的六朝，我总觉得“如梦”一词最为贴切。人生如梦，世事如梦。这当然只是一些形象的比喻，可如果我们从“历史的长河”以及“历史的瞬间”这一对比的观点来说，“六朝如梦”这个比喻就不仅是贴切的，还可以说是深刻的了。当年东晋大名士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冷静地注视稍纵即逝的现实，感叹“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表现了对超越个人感伤的人类漫长历史的觉醒。这种感伤，这种觉醒，也就是一种美的体验。“六朝如梦鸟空啼”，于苍茫浩叹之中，自有无穷逸趣。

十几年前，由于中华书局傅璇琮先生的提携，我曾写了一本8万字的小册子《六朝烟水》。是书流传海外，曾被日本九州大学采为教学参考书。十几年来，在研治六朝

文史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谬误，如芒刺在背，独自转侧不安；也发掘了一些资料，如醍醐在榭，欲与友朋共赏。这次因本书的撰写，也都一一得以了愿，这真是人生快事！著名的现代日本画家东山魁夷在散文《一片树叶》中说：“无论何时，偶遇美景只会有一次。……如果樱花常开，我们的生命常在，那么两相邂逅就不会动人情怀了。花用自己的凋落闪现出生的光辉，花是美的。人类在心灵的深处珍惜自己的生命，也热爱自然的生命。人和花的生存，在世界上都是短暂的，可他们萍水相逢了，不知不觉中我们会感到一种欣喜。”现在我就感受着这种难以言传的欣喜。是为小叙。

陈书良识于听涛馆书寓

2000年3月

【目 录】

序.....	(1)
小叙.....	(3)
吴井梦.....	(1)
郁郁乎文的江南文化世族.....	(7)
北伐.....	(16)
杂谈品目.....	(23)
从“沈腰”说到“看杀卫玠”.....	(32)
维摩诘热.....	(38)
追思六朝名士.....	(47)
中古吸毒者的挽歌.....	(53)
竹林七贤祭.....	(61)
中朝名士的尴尬.....	(71)
说“癖”.....	(75)
喋喋不休的挥麈者.....	(81)
打风雕龙.....	(89)
《文心雕龙》的篇次原貌.....	(102)
一瞥怆然演连珠.....	(110)
金谷兰亭安在哉.....	(122)
丹青功过.....	(142)

倾圮基业上的谱学	(161)
寂寞千年陈霸先	(174)
红泥鲛绡	(181)
附录：六朝年表	(186)

【吴井梦】

1996年10月17日，世界上一下子有很多人知道了长沙走马楼。因为在此地平和堂大厦的建筑工地对地下古井群进行抢救性发掘中，于一个井窖中发现了11万枚孙吴简牍，其数量惊人，超过国内历年出土的简牍的总和（约9万枚），成为20世纪古代文书方面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走马楼位于长沙市中心五一广场东侧，据近人李抱一《湖南省城古迹今释》，此处原是明朝吉王府的故地，东西牌楼翼张于左右，八角亭、走马楼等都是府内的地方名目。我一直以为，汉代此处应该也是长沙郡的中心，因为浏阳门、马王堆都有汉墓出土，证明那些地方自汉代都是郊外。这次从工地发现的数十处密集的三国古井，就雄辩地印证了我的想法。

站在平和堂工地旁，圆圆的古井像刚从梦幻中睁开眼睛，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把我从钢筋水泥密布的现实生活中拽了出来，使我心驰神往于这块孙吴故地。尤其是我有幸得睹那些简牍时，更强烈地感受到1700多年前孙吴人气质和生态的遗留。我低头凝视这些发黑的简牍，辨认着遒劲的汉隶，眼前仿佛浮动着重埋简者那迷惘、痛苦的面容。

据整理，这批简牍内容大致可分为经济券书、官府文书以及户籍、名刺、帐簿五大类，涉及吴国长沙郡的政

治、经济、文化以及司法、赋税、户籍、职官诸多方面，是研究孙吴史的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十余万枚简牍文书为什么会掩埋在一个距地表约9米深的井窖中？开始，我与学术界大多数人士均认为是晋武帝平吴、长沙郡陷落前夕的仓卒之举。当时战马悲鸣，乱兵蚁涌，而文献主管者却将这十余万枚简牍深藏于枯井之中。如果上述假想成立的话，这应该是公元280年以后的事情。但是随着整理工作的深入，我们注意到，这批简牍的年号最早的为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最晚的为嘉禾六年（237年），其间相互衔接达18年。从简牍本身来分析，当是最早在嘉禾六年（237年）被掩埋。嘉禾时期长沙郡较之南郡、江夏等郡，社会相对稳定繁荣，因此，有关战争中仓卒之举说是难于成立的。

邱东联先生《略论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佃田租税简及相关问题》^①别辟蹊径，认为与“吕壹事件”有关。孙权即位后，为加强中央集权，任用以吕壹为首的中书校事加强监督，严格审计，便受到了封邑在长沙郡的顾雍、步骖、潘濬等的强烈反对。他们联合起来，谏劝孙权，抵抗典校。由于孙吴政权中领兵制的特殊性，孙权最终得以妥协，于赤乌元年（238年）诛杀吕壹，废除典校。长沙郡当然也随即停止了典校，郡府将这些原来典校的文书档案集中埋藏于郡府内废弃井窖中。这种独特的处理方法既有废弃的意思，又是暂时保存、防患于未然的作法。我以为，邱说是有见地的。十余万简牍排列有序，且都是经济、户籍一类，而绝无政治、军事文书，即可见与战乱无关。而按之《三国志·吴书》，吕壹伏诛史实确凿，《吴主传》、《顾雍传》、《步骖传》、《潘濬传》、《诸葛谨传》中都